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再生緣 第五十七回 忠孝王延師診脈

詩曰：天教繡閣出奇才，年少風流拜相台。琴瑟無心偕伉儷，衣冠有志報涓埃。

豈因富貴傾貞節，卻仗聰明避俗猜。他日復還真面貌，簫聲吹上鳳凰台。

孟春二十動韶華，天氣晴明景物佳。麗日融融冰解凍，和風拂拂柳抽芽。初聞隔戶啼嬌鳥，末見當窗放杏花。踏月行歌停綺陌，觀燈游女散香車。畫梁間，一雙紫燕管春壘；書架上，幾個新蠅點碧紗。淑景澄鮮臨眼媚，詩情美滿入懷佳。揮彩筆，重編後話有清興；展瑤箋，再續前文布綺霞。就猶如，仙女機絲織上錦；就猶如，江生五色夢中花。詞終十四今朝接，提起王親一少華。

話說忠孝王嗟吁了一夜，直至五鼓敲殘，方始朦朧睡去。

王爺坐到五更天，側臥鴛衾方始眠。一覺醒來雞唱早，忙挑羅帳起身觀。看了看，晴天有色臨雕檻。聽了聽，雨過無聲滴畫簷。千歲時間心大悅，手加粉頭謝皇天。

啊唷，謝天的保佑，今日晴了。

忠孝王爺意內忻，於時叫起老家丁。開臥宇，啟堂門，放入書僮一眾人。灑掃烹茶齊伺候，請好問安共趨迎。王爺勉強支持坐，淨了面，扣頂烏紗軟翅中。腹飽不食雙碗粥，口乾惟飲一杯茗。就差僮僕臨前面，打聽著，武憲王爺起未曾。自己在床呆等候，只管叫，呂忠出外看晴陰。不期辰末天已霽，亮堂堂，赤日如盆破曉雲。卻當十分心喜悅，早觀國丈太妃臨。呼愛子，喚親生，共問齊來可略寧。這一邊，捻手愁言燒未退；那一邊，偎腮猶覺熱將停。王爺他，強打精神應了聲。

呀！又要爹爹母親來看，孩兒是不過如此。

胸滿難舒粥未吞，宵來發熱更加增。今朝且喜天晴了，爹爹可，早飯完時走一場。武憲王爺稱曉得，我自然，拖泥帶水請明堂。休性急，莫心忙，雨過天晴事可商。千歲見言忙應諾，含歡復又問端詳。

啊，爹爹，那鄺老師若然不肯前來，爹爹便怎麼呢？

國丈聞聽笑兩聲，為父的，自然必要請他臨。老師即便相推卻，我說你，命在垂危病已深。一則懇求天子救，二要來，瞻回金面死甘心。如此淒涼酸楚語，不怕明堂不到門。忠孝王爺聞父說，喜孜孜，春風大展兩眉痕。

啊呀，妙呀！爹爹所言極是，總要說得利害便了。

國丈連稱你放懷，少不得，這回務必請他來。於時同了王妃出，舞彩宮，略略消停膳已排。

話說武憲王用過早膳，傳令外廂伺候隨行人役，不許揚言看病一端。然後冠帶整齊，乘了朱輪輦直來梁府。

國丈於時出府門，黃羅飄動彩亭中。人影眾，馬蹄鳴，後擁前呼一路行。出了外廂營外口，車溝竟有尺餘深。泥亂濺，水俱存，似澗如溪路不平。鞦韆下朱輪均陷住，只急得，駕車使，渾身大汗濕淋淋。王親知道難行走，叫過跟隨左右人。

啊，來人過來，既是坐輦難行，快與孤家換馬。

親隨一聽應聲高，忙帶龍駒向上跑。國丈抬身離了輦，腳踏地，葵花實登坐鞍轡。玉鞭一擺朱輪退，走馬要將鄺相邀。也不顧，溝水半淹飛虎轡；也不顧，污泥亂濺龍袍。難說苦，不辭勞，竟自匆匆到相寮。

話說武憲王到得梁府，已自濕透了兩袍幅的街泥。一面遞鞭下馬，一面就問司閩：啊門上的官兒，鄺相爺在府麼？那門官打了單膝兒回道：不在家，相爺一早就向閣中去了。武憲王皺著眉說道：孤家有一句話要與相爺面言，不期尚未出閣。既如此，在廳上坐等回來罷。

國丈言完下馬來，就叫那，門官引過進高階。大廳坐在金交椅，飲了杯，嫩葉芽茶候轉來。左盼右瞻交未刻，■■■，鑼聲幾響震官街。好顯耀呀！悠悠喝道近階前，職事分開在下軒。早聽得，踏地朝靴聲振振，迎風玉佩韻珊珊。儀門步入明堂相，跪倒了，紗帽官兒十二員。這一班，衣袖雙垂忙進禮；那一班，低頭三叩就行參。真肅靜，果森嚴，頓首完時合口言。

啟相爺得知：有武憲王爺午刻到此，在大廳上坐等相爺回來。說有一句言語，要對相爺面講。

少年元宰一聞聽，皺著眉尖應了聲。蟒袖飛揚登甫道，朝靴徒步上高廳。忙拱手，急躬身，面帶春風啟口雲：

啊唷唷，真正了不得！怎麼老王親相待多時了？得罪得罪，失迎失迎。

家岳今朝在閣門，偏偏舍下竟無人。真得罪，失相迎，怠慢王親武憲君。鄺君言完先作禮，老國丈，忙忙接住應連聲。

呀，正是，老夫在此專候。鄺大人朝罷了麼？

國丈於時即正冠，深深施禮問寒暄。明堂禮罷忙推坐，一拱手，不等開聲先就言。

啊，老國丈，這幾日可是貴忙麼？

朝廷欽命畢姻緣，王親府，喜事重重定不閒。國丈今朝因甚空，倒在我，寒家坐至未牌天。

啊，武憲公，不知小君侯的花燭佳期定於何日？

下官知道好登堂，賀賀喜，花燭筵中擾幾觴。昨日偏偏天又雨，竟未曾，差人到府問端詳。

咳！街道淋漓，怎麼又要王親屈駕。

此刻多應跨馬來，袍服上，斑斑盡是濕塵埃。不知光降因何故，老王親，見教之言請示來。鄺相言完微欠體，武憲王，忙忙起立告三台。

啊鄺大人，老夫有一句不知進退的話，要冒瀆大人的台座，未知保和公用午膳未曾？

明堂聽說暗疑心，欠欠身子道已吞。武憲王爺忙出座，呵腰舉手作慇懃。眉慘淡，色淒清，滿面愁容叫一聲。

呵，保和公，今日老夫特來拜求。

只因聖上限期，一月中，不許遲來不許疑。君命一嚴來得緊，小兒竟，急成大病在身軀。

咳！保和君，你門生只為岳家未曾相認，情知是假冒的元配了，所以他萬分不欲完姻，惟思守義。

無奈聖旨不能違，一月之中命娶歸。心內又愁兼又苦，十餘天，忘食廢飲在宮中。房不出，客難陪，日夜燒來病已危。昨日老夫來看看，他竟是，慇懃一息死將垂。

啊，大人，那時老夫著實埋怨他何不早言。小兒倒說：爹爹也不須著忙，不肖兒死生有命。

觀他病情與容顏，要起床時多半難。相國大人知道我，老夫是，平生只此一兒男。他如有甚差池處，皇甫門中絕了傳。

咳，大人啣！為今之計，老夫也只得著急醫他。

心中想想沒高明，太醫院，雖習岐黃恐未精。如若請來觀錯了，倒豈非，輕輕斷送你門生。因面斗膽來潭府，老夫是，情急無何懇大人。

咳！老夫久聞相國的大名，中外有扁鵲盧醫之比。

朝中哪個不傳言？大人是，醫理精明手段高。妙藥治痊王太后，神丹救好貴同僚。其餘還有人無數，都仗著，相國臨觀命得逃。今日小兒半至死，特地來，親身拜請去瞧瞧。

阿，大人呀，我也不敢竟說了拜求看病，只請相國去觀一觀小兒的氣色，還是能愈呢不能的了。若有救時，這個要求大人看師生的情分，下一個起死回生的神方。若無救時，只得聽天由命罷了。

國丈言完呵著腰，止不住，淚珠幾點濕龍袍。明堂一聽王親話，暗地裡，鐵石心肝搖幾搖。

呀，有這等事？難道那芝田果然一時這等病重？

算來不過十餘天，怎麼竟，一病身軀就要捐？這句言詞難以信，莫非是，此來又有巧機關？休懵懂，勿愚頑，回復他們倒萬全。一時間，元宰心中拿主意。就把那，眉頭一皺起身言。

呀，原來如此。這是小君侯著實癡呆了

雲南獻到那裙釵，明放著，孟府千金豈冒來。既是限期相迫近，就該依旨好和諧。真懵懂，實癡呆，有甚疑心有甚猜。

咳！這是什麼要緊？倒想壞了金玉之體。

國丈原來請下官，然而我，何曾熟習與深嫻？醫太后，治同年，那也無非碰偶然。若當盧醫和扁鵲，真正有，空名浮譽大虛傳。況兼獨養王親子，我豈敢，放膽而來治病端。

啊，武憲君侯呀，再者我受過了一番連累，如今不做醫生的了。

前回去看孟夫人，被他們，無故無緣認起親。好戲之中呼了母，誰知弄假反成真。令公郎，當朝上本稱元配；孟太太，對駕揚言是麗君。你也疑來我與疑，竟弄得，這樁事件未分明。真可笑，又堪嗔，追悔都因看病成。從此下官拋棄了，再不去，開方診脈做醫生。

啊，老王親，得罪了。下官已燒燬醫書，再不去行醫了。

明堂言訖半含嗔，按一按，頭上烏紗笑幾聲。武憲王爺心煩悶，拱著手，深深欠體又陳情。

啊，大人，這原是屈駕，本不該相請臨觀。但是小兒說：我已垂危將絕，所恨者竟未曾補報恩師。

不虧夫子奏君王，怎能得，救父回朝大顯揚。今日是，德重如山嗟未報，恩深似海竟何償。今朝病到垂危際，我還要，見見尊師死也甘。故而老夫來拜懇，求夫人，相憐衰老苦衷腸。若然不肯輕勞駕，我只得，就在台前跪請行。國丈完言將屈膝，感動了，風流元宰鄙明堂。心輾轉，意思量，如此看來非假裝。

啊，且住，這是芝田真病了。

道得言詞真可憐，竟說是，見師一面死心安。真痛切，實悲酸，就裡多應病已難。到此萬分無奈地，不得已，王親府內去觀觀。

咳，芝田呀芝田！你何苦一心為我？

明堂時下暗淒然，故意地，一壁沉吟一壁攙。拉著王親稱不敢，既如此，下官只得且從權。

呀，也罷。既是老國丈親來相請，小君侯身體不安，我也說不得，就此走一遭。

明堂言訖按烏紗，國丈聞言喜又加。欠體深深袍著地，含歡疊疊面添花。少年元宰難相卻。一回頭，就叫旁邊眾管家。

啊，家人們傳話，就此同行。

一聲命下應齊齊，次第傳言快似飛。鄺相爺，赫赫巍巍登大轎。武憲王，欣欣喜喜上飛騎。穿巷陌，過街坊，喝道齊齊左右擠。轎馬並行無片刻，早見了，紅牆碧瓦聳清虛。

話說武憲王請了鄺相，喜孜孜轎馬同行。走不多時，早望見自家府第。

國丈含歡暗付量，必須要，先差人去報端詳。突然一到無防備，蘇娘子，忙亂之中怎樣藏？武憲王爺思想罷，他就把，玉鞭一擺帶絲韁。

啊，家人過來，你加一鞭先去道知。

親隨伏體就高聲，一騎馬，大撒飛蹄往內跑。闖進高轎忙跳下，當當當，雲牌三扣震霄雲。

話說這一名家人擊雲板傳報，那太妃正與劉郡主一同去宮等候。

聞聽請到鄺明堂，立起身來著了忙。亂叫亂呼蘇奶奶，親母你，快些準備快些忙。

啊蘇親母，鄺丞相已經請到，你還不快快躲在套房。

太妃言著就當先，娘子匆匆隨後邊。性急偏偏裙絆寬，心慌巧巧袖兜簾。齊款步，共移蓮，抱著愁來帶著歡。節孝夫人隨熱鬧，說聲我也去觀觀。好忙呀！大眾齊行湊更挨，曲身同到後邊來。太娘娘，心忙不斂鸞綉袖；劉郡主，意亂飛行鳳步開。娘子又悲還又喜；打點著，怎生怎樣訴情懷。眾人趕過頭層院，亂哄哄，都進深宮靈鳳來。

話說太妃聽稟報鄺相爺來了，倒把忠孝王吃了一唬。

欠體慌忙叫母親，是怎的，這樣忙亂一齊驚？因甚事，為何情，莫不明堂夫子臨？尹氏應聲已請到，苦壞了，孤幃守義小親生。

啊呀，我那鄺老師公然也來了，謝天謝地。

蘇家岳母聽孤言，你可藏在裡套間。初見進來權且慢，我還有，衷腸要與老師談。待其打動傷心色，蘇母你，依計而行再上前。

呀，那些奴才們不知哪裡去了？也須抬張小案近床，取部書來襯手。

王爺說著略舒懷，又帶春風又帶哀。娘子連聲稱曉得，轉過了，如花似玉女裙釵。

啊，蘇奶奶，這張小桌兒沒甚重，奴與你抬抬罷。

郡主言完走至旁，蘇家娘子就相幫。多姣含笑呼聲起，輕輕地，移動沉香案一張。鳳履緩行蓮瓣穩，鸞綉微卷筍尖長。於時揭起紅羅帳，轉秋波，又問多情忠孝王。

啊，殿下說的是外房架上的兵書罷？

千歲含歡叫一聲，頑奴不侍有勞卿。夫人遂取兵書進，放在了，小案之中立定身。娘子忙言抹著案，倒只怕，保和鄺相這時臨。太妃點頭掀簾入，郡主抽身過檻行。更及後隨蘇奶奶，亂哄哄，大家都到裡間門。

話說靈鳳宮二間一統的中堂，左右三間的臥室。那忠孝王就安歇在東邊第二間內，太妃等就躲在內間的套房。

這天卻值雨初晴，板闌遮窗晝若昏。外面卻皆除去了，只有那，裡間房屋黑沉沉。暗中易見明中者，明處難看暗處人。故此偷窺多穩便，又掛著，湘簾一卷可遮身。於時整備俱完畢，專等明堂鄺大人。慢表這邊相候事，且說那，少年元宰與王親。

話說武憲王望見家門，就令親隨通報。然後自己當先一步，隨馬直入中轎。

國丈飛騎先進轎，龍袍一展下雕鞍。拋錦轡，遞絲韁，吩咐家人接上前。

喂！大小家人聽者：今因小千歲病重，特請鄺相爺看病，那邊大人的官轎來了，快快上前跪接。

一聲命下不遲挨，大小家人擁出街。亂亂哄哄多少個，齊齊整整兩三排。垂手立，並肩排，望見魚軒跪下來。前邊是，門上虞侯並總管；後邊是，汛軍甲士與旗牌。合班叩倒通街外，一口同稱叫相台。

啊，鄺相爺在上，小的們奉大王爺之命，在轎門外跪接相爺。

保和學士早觀瞧，笑展春風柳葉梢。抬起腳來靴一頓，住了轎，微微欠體道何消。

呀，快快起來！這個何消多禮。

一呼百諾眾齊應，立起來，雁翅分開讓路行。金頂魚軒重又起，黃羅蓋，團團飄進正轎行。亭山國丈忙迎住，搶步當先叫大人。

咳！有屈相台了，老夫與大人挽轎。

國丈言完閃在旁，手搭著，朱紅轎扛進門牆。少年元宰忙抬體，把袖連聲道怎當。

呀，豈敢豈敢。人夫們住轎，哪有個得罪王親。

鄺相忙忙就住轎，跳下來，欠身連道我何安。亭山國丈稱當得，大人的，敕授洪恩報未完。今日屈尊台駕至，理應挽轎進中轅。

啊，鄺大人，老夫引道了。

國丈言完先就行，明堂隨後入儀門。腰邊玉佩鏘鏘響，足下朝靴振振聲。不上銀鑾從側走，越過了，紅榴翠竹幾多層。抬頭已見東書院，鄺相國，回轉頭來問一聲：

呀，這不是小君侯的書齋呀！莫非錯走了？

武憲王爺曲曲腰，應聲這是小書寮。芝田他在宮中病，還得要，相國恩師進去瞧。年少三公聞此語，停了步，心頭大駭急推敲。

呀，這不便。下官又非至戚，如何進得宮中的？

何妨請出外邊來，好待我，仔細觀觀病內詳。如若竟從宮裡進，使下官，有違理法罪難當。明堂言訖躬身退，武憲王，一口長吁道不妨。

咳！鄺大人，你是小兒的夫子，這個何妨？

芝田如若可抽身，他倒親來懇大人。委實萬分難動轉，所以才，老夫斗膽請光臨。小兒沉復孤身住，伊只為，三載空幃守麗君。無甚疑來無甚忌，他的那，臥房就是外書林。王親說罷扯袍袖，鄺明堂，不覺心中大駭驚。

啊呀，不妙呀！我莫非又遭巧計？

悔煞方才主意差，原該決絕復於他。仁心一動全情義，這番又，闖入龍潭虎穴家。

啊呀，如何是好？倘若忠孝王也是母親一樣，叫我怎生區處？

真真做事要剛明，一念差時害己身。我若方才回絕了，怎麼得，孤軍深入不能行？如今已到難歸去，又只好，見景生情再處分。

咳，罷了！我決意不肯進宮，倒被他疑惑了。

此時無甚脫身方，只有這，進去觀瞧忠孝王。萬一落於圈套內，再裝個，金鑾殿上老師腔。須小心，莫驚忙，就入牢籠也不妨。鄺相心中拿定意，拱拱手，道聲遵命便隨行。王親暗喜前頭走，引進了，院宅門兒夾道長。玉石端方鋪正路，壁燈幾個掛高牆。上面是，三停彩綢周遭棟；旁邊是，一帶朱紅和合窗。茂樹重遮看掩映，薰風微透覺清涼。於是夾道行將盡，穿入了，靈鳳宮中房外廊。

話說武憲王同著鄺相入內，由夾道穿入靈風宮中。廊下側門，就是東首套房窗外了，早有僮僕們打著珠簾伺候。鄺相抬頭一看，只見匾額上寫著「靈鳳宮」三字，上用泥彩畫就，是天子的御筆書成。

明堂一見暗稱然，委實的，年少芝田在此眠。前者母親相告我，這倒算，蘇家娘子有真言。孤幃守義真堪信，但未知，國典王封懸不懸？鄺相且思還且走，朝靴一跨入門檻。但見那，深堂如殿畫梁高，寶案雲屏雀尾毛。東首堆書西首劍，隱隱地，紅羅帳裡隔多姣。明堂一見忙臨近，故意挑幃瞧兩瞧。

啊，老王親，為什麼要懸紅幃？那上面的可是孟小姐的真容麼？我倒要再看她一看的。

前在書齋見過番，記得與，獻來那容一般顏。孟家太太言非也，我倒要，再進紅綉復細觀。鄺相說完徐慢入，手扶著，焚香小案看嬋娟。抬玉貌，蹙春山，回對王親道宛然。

咳，像極了！這真容與獻來的面貌一般，怎生疑心她假冒？

王親你查看相同？據我觀來竟一容。孟府太君真懵懂，她反把，下官指定在朝中。

咳，真真可笑！那一天我若同她一般，就鬧下天子朝綱了。

只因礙著孟公情，將就些兒息了嗔。故此尊依天子命，仍然供職在朝門。從今再有風波起，下官要，更比前番凶幾分。鄺相言完微帶怒，故意地，暗將巧言嚇王親。亭山一見明堂說，應諾連連著了驚。

啊，大人看得相像麼？老夫也是這般說，但不知龍圖的夫人為何不認。

至於再有甚風波，這個是，料也無人犯保和。況且朝廷曾出諭，誰還敢，熊心豹膽惹災魔。明堂見說微微笑，一抬頭，看看龍亭又駭呼。

呀，老王親，這個龍亭結它做甚？

國丈躬身叫相台，這個是，小兒主意要安排。上存元配王妃誥，彩亭中，錦軸高懸不許開。他說天恩封孟女，要請時，除非真正麗君來。再兼設此紅綉帳，也恐怕，塵染風吹畫影衰。若論芝田心一片，實在是，時時刻刻不忘懷。王親言著長吁氣，鄺丞相，故意聞聽笑起來。

啊呀，奇哉！原是個供誥命的龍亭！小君侯也會得這般作耍得緊了。

明堂說著出紅綉，心內卻，深信東平守義高。武憲王爺朝裡請，倒不覺，兢兢戰戰膽魂消。

啊呀，了不得了！這鄺保和的言詞好生厲害！

聽他言語察他形，又非是，原是男兒非女人。少刻蘇家娘子出，必然猛地認千金。明堂一怒如何好？看起來，父子雙雙去跪門。

啊呀，如何是好！怎麼一個法兒，叫蘇奶奶不出來相認倒也就罷了！

少停惹了鄺明堂，他若是，大發雷霆我怎當？都是芝田無主意，又在此，自惹煩惱與災殃。王親暗暗擔心怕，沒奈何，帶著歡容請入房。

話說忠孝王正在房中等候，聽著窗外靴聲已過，還不見老師進來。

心中著急又難呼，坐在床間沒奈何。聽見外房簾幕響，忙忙欠體拂紅羅。但見那，金鈎又動二重簾，閃入風流鄺宰官。白面紅顏真美冶，烏紗紫蟒好威嚴。如衛玠，似潘安，傅粉塗朱美少年。忠孝王爺觀容貌，真正是，又驚又喜又悲酸。意忙忙，梨花瘦面難生笑；情脈脈，柳葉愁眉強帶歡。呵著腰來垂著手，忙忙地，支持叩首在床前。

啊呀，老師大人，門生不是了，門生不是了。

委實微軀難起來，旬餘臥病力俱衰。今朝反要親來看，真個是，奉屈恩師大不該。

啊呀，老師呀！怨門生不能下榻，就在床上叩頭了。

千歲言完頓首連，明堂看見急當先。臨帳下，至床前，一壁相扶一壁言。

啊呀小君侯，你自睡著便了，何須多禮。

鄺相看時一陣傷，忙來扶住了親王。觀仔細，問端詳，不斷腸時也斷腸。但見他，欠體呵腰坐帳中，大加憔悴好形容。兩眉邊，淡如柳葉還含翠；雙頰上，瘦似梨花已退紅。聲音上，竟像香閨姣女子；病懨懨，全非虎帳大英雄。情萬種，恨千重，氣色低微勢已凶。鄺相看完狼狽狀，忍不住，一聲長歎皺眉峰。

呀，小君侯，你怎麼這般清減了？

容顏消瘦大非常，為什麼，早不延醫等下官？我又並無神手段，怎當得，扁鵲盧醫一樣看？

咳！似這般不做美的天公，佳期在即，倒教小君侯生起病來。

如今須要早醫醫，轉瞬間，就是完煙花燭期。月老冰人都可恨，怎麼教，新郎臨喜病纏軀。明堂說著連聲歎，故意地，含笑含愁輕頓靴。忠孝王爺聞此語，慘淒淒，滿心憂悶一聲吁。

咳，老師取笑了，這豈是門生的本意？

少華若願早完姻，此時倒，沒有淹煎惡病侵。只為朝廷相逼緊，才弄得，這般狼狽早亡身。老師聽說雖關愛，那是門生一片心。

咳！老師請坐，看一看門生脈氣如何。

王爺說著色淒然，伸出手，放在兵書那上邊。國丈一邊推鄺相，明堂就，扯扯交椅坐床前。抬紫袖，露春尖，玉指尖尖按脈關。秋水微凝眸半合，春山低蹙熏雙攢。聲寂靜，貌安閒，細細沉思細細看。肺腑脾肝俱想到，小三公，口中不說意中言。

咳！病是有病，卻不造到一命垂危。

王親說得這般凶，竟只道，性命真於旦夕中。此刻看來還可救，只不過，憂悲凝結在心胸。若然遂得他之願，也無須，妙藥神丹頃刻鬆。

咳！這教我怎生區處？

難道竟為他染病，便承認了孟麗君不成麼？這是千難與萬難，再沒有，幾回抵賴再揚言。然而不說如何好，我難道，看著芝田喪九泉。

咳，好生惆悵！如今又弄出這等事來。

日前略略得安康，偏又芝田病在床。一件事完重一件，總是個，逼生逼死逼明堂。

呀，也罷。且待我勸勸芝田看。

鄺相沉思暗不寧，紅腮慘淡色淒淒。眉皺皺，目凝凝，半晌抬頭叫一聲。

咳，小君侯，你要放開心事。再把右手伸來看看。

千歲聞言淚欲來，一聲低歎手忙拍。少年元宰輕輕按，俯首沉思口不開。頃刻診完雙手脈，武憲王，欠身而起問三台。

啊，鄺大人看得芝田如何？還有救麼？

小兒心性竟情癡，抱病全然不告知。前後算來將半月，只恐怕，如今用藥已為遲。亭山國丈言未已，小王親，氣短神虛叫老師。

啊，老師大人，門生脈氣諒來多半難痊的了，蒙老師來看，還能起色否？

鄺相聞言心付量，靠著椅，連連應道說無妨。身體弱，脈還強，國丈君侯都放腸。

啊，忠孝君，不妨不妨。你的貴恙又非時症流行，又非風寒感冒，不過憂思凝結，氣血相虧了。

聞你佳期日下來，常言一喜免三災。若然有甚憂思處，拿定意，煩惱憂思且放懷。撇得下時觀得破，君侯呀，淹煎貴恙就康哉。你如自己生悲悵，下官也，有藥難醫治不來。年少三公言到此，小王親，一聲浩歎淚垂腮。

咳！老師看得不錯，真正是門生的病原了。

病結憂思句句真，原非感冒與時症。萬般愁緒千般恨，也不過，一點癡心為麗君。

呀，老師呀！門生要三年守義，難道為著不得妻，今忍不住寂寞，所以要元配歸而早成花燭麼？

這種情由也不然，門生是，雖當年少不貪歡。至於因是思元配，卻念她，為我持貞替我潛。

呀，老師！門生末遇之前呢，她為我潛身而遠避，門生既貴之後，難道竟負彼而重婚不成？

此生此際也難安，是以門生守義堅。不肯歡娛於一刻，願甘寂寞過三年。初居書院原孤宿，今入孤幃也獨眠。雖則娶將劉氏女，門生卻，正房虛設畫虛懸。

咳！門生本意，原欲自己出去訪尋的，只為恩師曾加一番開導，聖上又命尋查，所以罷了。

何期聖旨此頒行，弄出了，多少虛花假冒人。前者老師臨貢院，進京來，荊襄獻到女釵裙。看她面貌何曾像？聽彼言詞倒似真。混沌後來難辨白，朝廷竟，將伊交付與門生。

啊呀，恩師！請想這件事哪是門生做的？

當時交付請天裁，說道是，這段婚姻勿願諧。不敢使，真正麗君嗔薄倖；無心叫，冒名女子笑書呆。朝廷聞奏方才答，哪知道，一個推開一個來。

啊呀，真正可恨！那雲南獻來的女子，老師也是見的。

容顏卻像畫中些，應對無差有點奇。問到後來仍是假，門生的，孟家岳母竟言虛。朝廷大發雷霆怒，給下個，一月完姻緊限期。

啊呀，恩師大人明鑒，這個教門生怎不著急？

分明是個冒名人，怎樣拿把當麗君？如若正房俱假者，卻將何地置其身？此姻一就非同小，現在的，未了姻緣莫想成。

咳，可傷可歎！門生自五月二十回家，就臥病到今了。

聖旨難違沒主張，又愁又急又悲傷。三餐飲食懼皆廢，自結憂思總不忘。睡夢昏昏多惡境，心神亂倒沒歡腸。前幾天，支持可起還離枕；這幾日，狼狽難行竟臥床。說亦慘然言亦痛，看起來，門生此病已非祥。

啊，老師呀！門生賤體日夜發燒，請大人試試門生的手看，此刻尚微熱無消。

王爺此刻喘相連，淚滿梨花兩頰邊。含恨含情伸出手，就到那，紫羅袖內捏春尖。心蕩蕩，意綿綿，魂魄飛揚大動憐。鄺相一見如此狀，也不覺，暗悲暗歎闔心酸。無何試試王爺手，皺著眉頭應道然。

呀，果然如此！這日夜發燒，倒須急急地退它才好。

此是君侯沒主張，何必得，只得元配掛心腸。日夜發燒非輕患，真個是，損力勞形大禍殃。爾若要思療貴恙，但把那，孟家小姐撇於旁。

咳，忠孝君呀，不是我做老師的直言明講，據我看來，那孟小姐竟非爾的百年佳偶，倒是你的命內魔星。

聘下她時就不安，劉門懷恨兩傷殘。如今富貴榮華了，卻又因她病疾纏。我勸君心拋下罷，倒只怕，眼前反是好姻緣。

啊，小王親，你不要錯了主意。此刻與節孝夫人一人，夫婦唱和相隨。倒休要千盼萬想，等著娶進門來，竟是一個不賢惠的王妃，那時候豈不追悔麼？

她如自道正妻房，必定諸凡要僭強。口舌是非相聞道，倒只怕，君侯你也不能當。從今奉拋丟開了，守過年餘情亦長。

呀，王親，你又並無崑玉，想到了高年父母，就該應保重身體了。

再不依從相勸言，爾就是，天丹妙藥也無乾。只因爾我師生誼，竟講明雲沒甚瞞。

啊，東平君，你要看破些情節才好。

明堂言著暗相窺，忠孝王，一語無回只淚垂。國丈亭山忙立起，說了聲，老師言語要依隨。

啊，芝田，你要謹依良訓呀，休負了相國師恩。

王親言訖扯明堂，求大人，就此窗前開個方。相國肯施神手段，芝田不怕不安康。少年元宰臨窗坐，應了聲，如此稱揚豈敢當。武憲王，欠體慙慙呈彩筆；保和相，低頭轉展擬良方。那些僮僕都隨侍，出入匆匆侍候忙。這一個，案前捧茶高舉袖；那一個，身旁揮扇遠招涼。這一個，冰盤獻上西瓜塊；那一個，玉盞呈來綠豆湯。武憲王爺陪著飲，暗暗地，側目偷看裡間房。

話說武憲王爺見鄺相不露什麼情形，心內倒沒有主意，打點要通知蘇奶奶不必認了，免得又惹他發怒。正在躊躇，只見裡套間的金鉤一響，湘簾下露出一隻小小青緞鞋兒。急得忙丟眼色，急皺眉頭。又向揮扇書僮借端說道：呀，你們怎得性急起來，緩緩地扇一些。規矩全無，不怕相爺怒麼？武憲王爺一邊說，一邊看，方見那只腳兒縮了進去。鄺相也提防著，就對武憲王一揖，告辭起身。

亭山竟欲放明堂，即忙地，長揖相回在內房。忠孝王爺親見別，只急得，奮身要下象牙床。

啊呀，老師，且停片刻，門生有一句要緊的話，尚未告達。

囑望夫子且遲延，有一句，肺腑中情未稟完。若不棄嫌相褻瀆，就在我，門生床上坐談談。王爺說著連連請，鄺丞相，一壁遲疑一壁言。

啊，東平君，你還有什麼言詞，就此說來便了。

千歲連稱請到床，門生是，病中氣促語難長。老師若在窗前坐，話說輕而聽不詳。臥榻褻尊原有罪，求夫子，海涵容恕感恩光。明堂當時難推卻，沒奈何，坐下紅羅帳內房。忠孝王爺心好喜，自己也，挨身湊近鄺明堂。佯歎息，假低昂，眉目含情暗暗詳。只見他，左靴踏地右靴盤，坐在床沿體度端。萬種風流真可愛，千般美麗實堪憐。更加一點消魂處，他的那，紫袖飄香似麝蘭。忠孝王爺心大動，恨不得，偎紅倚翠片時間。心暗亂，意難捐，無奈師生禮法嚴。忍著春情含著恨，叫一聲，恩師容稟勿嫌煩。

啊，相國恩師呀！門生呢，生而何歡，死而何恨，又沒有什麼快活，何苦留此微身？然因而父母在堂，只有門生一子啣！

若然病內竟身亡，苦了高堂父與娘。不但祖先香火絕，就是這，目前菽水有誰當？千思萬想難拋撇，所以來，拜請恩師下個方。

咳！想老師醫道高明，有起死回生之手，若能仰叨大力，竟保全了性命，那時求恩師幫襯，在天子前美言一句。

門生上本就辭婚，更須欲，親自相尋孟麗君。雖則曾經傳上諭，還恐怕，地方官宰未當心。自身棄職游天下，少不得，好歹存亡訪個明。如其竟沒真消息，少華也，灰盡腸來灰盡心。

啊，老師呀！門生若自己尋過一番，那就絕了指望了。

功名富貴概休言，雪月風花也莫談。守過三年留個種，接續了，祖先門戶與香煙。那時且在家庭住，侍奉雙親先學禪。子道盡將無罣礙，門生就，紅塵看破要歸山。

咳！這是門生的主意了。如若不能活命的時候，

也是生來命合當，少華無可怨穹蒼。縱然死到重泉下，老師的，提拔深恩再不忘。

啊，恩師大人呀！做門生的今世不能補報，到後世裡必要投在老師膝下為兒。

侍奉師尊師母前，百年孝養做兒郎。常倚膝，不分殘，以報洪恩重似山。今世今生休說了，倒只怕，此時相見下回難。王爺說到傷心處，竟不覺，哽咽傷心淚若泉。

話說忠孝王說到後世報恩的言語，竟哽哽咽咽地泣將起來了。鄺丞相初時還忍耐得住，

耳聽言語眼觀旁，只看那，壁上單條與畫章。秋水盈盈將淚下，春山脈脈已心傷。容慘淡，意悽惶，感動情疏鐵石腸。聽到後來酸楚語，竟弄得，抽身難坐象牙床。

話說鄺相越聽越痛，一陣陣心酸起來，沒奈何立起身子，反背了手，在床前慢慢地踱步。

明堂時下大心酸，陣陣悲傷漸露形。沒奈何，繞踱牙床兼咳嗽；沒奈何，反背紫袖假沉吟。含慘切，帶淒涼，應諾連呼忠孝王。

咳！忠孝君休要如此。你還一個二句未滿的郎君，說那呆言則甚？